

泉城生态

之观鸟手册

在大明湖南岸,每天清晨5点多就会有一群人坐在“长枪短炮”前等待,他们是一群拍鸟发烧友,大家俗称的“打鸟人”。为了拍鸟,他们跑遍了大江南北,动辄花费几万甚至十几万元购置设备。

花十几万寻找美丽的翅膀

拍鸟发烧友的追鸟生活



泉城公园,“打鸟人”在拍翠鸟。本报记者 王光营 实习生 刘永飞 摄

本报记者 王光营
实习生 王晓宇 刘永飞

一套拍鸟设备 花十几万

“我们每天不到六点就到了,风雨无阻,多的时候能有一百多个发烧友。”3日,大明湖南岸,天刚蒙蒙亮,岸边已聚集了不少“打鸟人”。

在大明湖南岸“打鸟”近三年的张克佳说,虽然大家都是业余爱好,但拍鸟的设备都很专业,一个长焦镜头花七八万很正常,整套设备至少十几万。

拍鸟设备是发烧友蹲守时谈论最多的话题,一旦听说有人上了新设备,大家都会试试手感,评论一番。

“拍的越多,对片的质量要求就越高,一百张里面能挑出一张好片就会高兴好几天。”不少发烧友表示,设备固然重要,好的拍摄角度比高级的摄影设备还重要。

“上午拍鸟,下午处理照片,晚上上网与朋友分享、交流。”66岁的宋广兴原来都不会打字,为拍鸟,不仅买齐了装备,还学会了电脑。

“打鸟人”转战 大江南北拍野鸟

大明湖的夜鹭以及泉城公园的翠鸟深受拍鸟发烧友喜爱,但也有发烧友并不满足只拍摄本地鸟种。为了能拍到更多的野鸟,他们转战大江南北。

“济南不仅有夜鹭、翠鸟,还有五龙潭、护城河的小鸊鷉……”65岁的陈鲁生是名副其实的拍鸟发烧友,各种形态的夜鹭他几乎都拍过,为了拍到形态各异的野鸟,7年来他到过全国二十多个地方。

陈鲁生说,相比公园里的鸟,野外的鸟更敏感胆小,为了不惊动鸟儿,有时要猫在伪装好的帐篷里待一整天。去外地拍摄一次,一般都要待半个月,最多时能拍摄五六千张照片。

“我们在别的方面省吃俭用,把钱省下来拍鸟,为了拍鸟,跑遍了全国各地。”发烧友宋广兴说,经常三四个发烧友约在一起,夏天往北跑,冬天往南跑,一年四季都不闲着。

翠鸟是留鸟,在济南一年四季都可以拍到,但有很多候鸟随着季节迁徙到不同的地方。为了拍候鸟,这些发烧友会跑二三十个地方,有时甚至去西藏。

每天来喂鸟 人鸟成朋友

据“打鸟”发烧友介绍,随着省城生态环境的改善,济南的鸟不仅数量上增多了,种类上也增加了不少,很多不知名的鸟种都出现在了大明湖及南部山区山林里。

陈鲁生告诉记者,2010年,济南市一下子飞来了五六百只太平鸟,三年来太平鸟光顾了济南两次。过去太平鸟在济南是很少看到的鸟种,太平鸟频繁光顾和省城日益改善的生态环境是分不开的。

“前阵子一批北京的摄影爱好者来拍鸟,前天又刚送走了江苏的摄影爱好者。”陈鲁生说,大明湖里鹭鸟很多,也吸引了很多外地的摄影爱好者慕名前来拍鸟。

“我们不仅不吃鸟类这些野味,看见路上有卖鸟的都会自己掏钱买回来放飞。”在泉城公园荷花池拍鸟的丰先生说,冬天公园里满地都是雪,鸟没食吃,他就自己买了毛毛虫,跑去喂鸟。“我们早上喊一句‘开饭啦’,这些鸟就随着我们扔的鱼轮流出来。”每天清晨5点,他们就来到大明湖南岸给鹭鸟喂食,二十多块钱一斤的小红鱼,一上午就喂掉三四斤,人和鸟早已成了朋友。



灰喜鹊引吭高歌。
本报记者 邱志强 摄



飞鸟。本报记者 邱志强 摄

观鸟地不外传,成鸟友不成文规矩

“给你说的都是大家知道的,还有很多都是保密的。”4日,山东省鸟类生态摄影艺术协会秘书长吴文华给记者介绍了一些常见的观鸟地点,当记者还想询问济南其他观鸟地点时,吴文华却说出了鸟友内部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吴文华表示,城区内的公园绿地由主管部门管理,在里面生活的野鸟一般不会受到伤害,但在野外,很多鸟却经常遭受被捕杀的厄运。尤其是一些鸟类集中的地方,也成为了偷猎者关注的重点。“其他观鸟地点都是保密的,我说出来,打鸟害鸟的人就找到这些鸟了。”吴文华说,为了拍摄一组鸟的照片,鸟友们经常在野外风餐露宿,自然也能发现不少理想的、人迹罕至的地点。据悉,“打鸟人”都非常热爱野鸟,对这些地点也都是口口相传,尽量少让外人知道,以免把真正的打鸟者给吸引来,给这些鸟带来伤害。 本报记者 王光营 实习生 王晓宇